

# 语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及其意义

兰 晶

(广西科技大学 鹿山学院, 广西 柳州 545616)

**摘要:**目前,跨学科性研究成为当代语用学的一种新进路,具有学科互涉融合化、解释趋向认知化与研究范式复杂化等特征,对当代语用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语用学;跨学科性研究;方法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6)02-0107-04

## On Pragmatic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Its Significance

LAN Jing

(Lushan College,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Guangxi 545616,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has become a new approach of contemporary pragmatics,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terpretive cognitization and research paradigm comprehensivisation, and has an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ragmatics.

**Key words:** pragmatic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世界著名图书出版公司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90年代初分别推出新旧“语用学及其它”(“Pragmatics & Beyond and its Companion Series”与“Pragmatics & Beyond New Series”)的系列专著,涉及到大量的语用学与语言学、句法学、语义学、文学、语篇学、社会学、翻译学等之间的跨学科研究,产生了一批新的与语用学相关的学科。它们是语用学发展中的一种新的学科历史形态,是语用学最前沿的研究领域。既反映了人们对语用学的跨学科性和方法论的认识不断提高,也充分说明了跨学科研究是当代语用学发展的总趋势。基于此,本文试图对当代语用学的跨学科性进行一次系统的考察,揭示当代语用学跨学科性研究的本质特征,有助于理解语用学发展的认知论意义和价值。

### 一、当代语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

在语言学的发展中,语用学与其它相关学科的相互交叉融合与渗透,使人们对当代语用学的探索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使语用学知识体系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这种知识的增长绝不是偶然的,它显然是诞生于一种新的跨学科方法论,重建于学科的不断分化与不断组合的基础之上,关系到语用学跨学科问题的探究,是以认识语用学与构建语用学为主要目的的一种“学科互涉”的新兴学科研究形态。正是这个意义上,当代语用学正以强大的渗透力对传统语用学或其他学科进行“二次开采和利用”,寻求语用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性与理论之间的关联性,吸取有用的理论与方法,为语用学研究提供解释的有效研究路径,构建具有跨学科性的语用学研究范式。尽管目前语用学跨学科的研究范式还在形成之中,但它已显示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 (一) 学科互涉融合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用学的跨学科研究受制一种基于英美学派分相论的传统方法论,涉及到语用学与语音、词汇、形态、句法、语篇等之间的跨学科性研究,如音系语用学、词汇语用学<sup>[1]</sup>、句法语用学<sup>[2]</sup>等。20世纪末以来的学科发展表明,语用学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学科单一性的研究范式,与认知科学、复杂性科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心

收稿日期:2016-03-22

基金项目:2015年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一般项目“维索尔伦的语言适应论思想研究”(KY2015YB175);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2015年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语用学界面问题的综观论研究”(2015LSKY08)。

作者简介:兰晶(1986—),女(仫佬族),广西柳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语言学。

理学等相关学科发生联系,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晰,以欧洲大陆学派“综观论”为新的科学方法论的形成,构成了学科的跨学科性研究。当某一学科跨出自身的界限时,将外语学科的不同研究方法整合在一起,这门学科的理论就产生了实质性的飞跃,就会产生具有学科间的新成果形态或新方法形态<sup>[9]</sup>。语用学的跨学科研究展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其研究已经逐渐扩展到涉及到句法学、语义学、文学、语篇学、认知科学、社会学、人类学、计算机语言学、翻译学、网络语言学、法律学等多个领域,例如,教学语用学<sup>[4]</sup>、实验语用学<sup>[5]</sup>、临床语用学<sup>[6]</sup>、民族语用学<sup>[7]</sup>、真值条件语用学<sup>[8]</sup>、跨文化语用学<sup>[9]</sup>、社会语用学<sup>[10]</sup>、网络语用学<sup>[11]</sup>、认知语用学<sup>[12]</sup>、教育语用学<sup>[13]</sup>、新认知语用学<sup>[14]</sup>等等。

可见,当代语用学的跨学科性与学科交叉融合性体现了学科日益分化和日益综合的发展趋势<sup>[15]</sup>。跨学科性成为这个时代学科的最明显特征之一,跨学科性研究成为把握语用学研究的最重要方法论特征,成为了当代语用学研究的变革与创新之路,在这一形势的驱动下,语用学的跨学科发展被推上了当代语用学的前沿,它体现了一种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平台。它力图打破传统语用学分相论研究的局限,建构综观论的研究形态,探寻语用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平等对话、融会贯通和交叉研究的合作机制,内在地显示了当代语用学的跨学科性与学科交叉融合性,具有学科互涉及的研究形态。

## (二)研究思维融贯性

当代语用学被置于与跨学科的语境之中相互整合,它突破了单一性思维方式的认知局限,展开尊重跨学科性、认识跨学科性和应对跨学科性的多维性研究视角。在当代语用学范畴里,跨学科性已成为反思语用学本质、方法论与认识论的新的思考原点。从本质上说,当代语用学打破了传统语用学分相论的主导地位,主张综观论的研究思维而抛弃“语用学与音位学、语义学、形态学与句法学四学科平行观”,把语用学视为是“对语言任何方面的功能性综观”<sup>[16]</sup>,使语用学与其它相关学科获得必然的逻辑关联,进而形成一种适合于语用学跨学科性研究的融贯思维。

当代语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的融贯思维体现在:(1)语用学传统议题与新兴议题之间研究的交互渗透与融合。例如,“语境独立性礼貌”与“语境依赖性礼貌”、“和谐性话语”与“非和谐性话语”(如冲突性话语、冒犯性话语)等等;(2)当代语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填补了长期以来横跨在共时研究与

历时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之间的鸿沟,成为语用学跨学科研究的核心和理论发展的源泉,如 Andersen 架起语用标记和社会语言学变异之间的桥梁——社会语用学<sup>[17]</sup>;(3)当代语用学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架起了沟通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的桥梁,关注语用学的研究成果如何对语言处理的人工智能模式产生影响,在多大程度上能否被模型化,如 Cummings 围绕语言处理的人工智能模式讨论了四个语用学标准:1)句法和语义表征;2)知识表征;3)推理;4)理性原则。<sup>[18]</sup>此外,当前兴起的形式语用学、逻辑语用学、计算语用学以及真值条件语用学等都为语用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形式化与模型化的新视角。

## (三)研究范式综合化

语用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意识随着语用学研究的变革而进步。目前,语用学跨学科研究正在自然主义和与人文主义的交互作用中普遍拓展,逐渐超越分相论、单一性、简单性范式而形成复杂性范式,主张把分相论与综观论、还原论与整体论、单一性与多维性的研究范式整合起来,既包含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又涵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既有“自上而下”研究路径,亦有“自下而上”研究方法;既有历时研究,又有共时研究;既包含思辨研究,又涵盖实证研究,使相互排斥与对抗的研究范式共存、互补与反拨,以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来理解跨学科性带给语用学的新视角。可以说,研究范式综合化已成为当代语用学研究的新范式。

例如,语用学在走过了英美学派分相论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其语言分析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既反映了分相论固守于语用学的基本分析单位越来越不适应当代语用学的跨学科发展;又反映出分相论在整个语用学研究中整体意识的困境,从而成为语用学发展的桎梏。为了走出分相论的困境, Verschueren 提出了一种集“认知—社会—文化”为一体的具有整体性的功能性综观论,在分析语言现象时所使用的整体分析模式,使得语用学真正建构在跨学科与整体论思想之上<sup>[19-20]</sup>。Rose & Kasper 将认知和社交不同层面的理论(包括文化适应模式、认知处理模式、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与互动交际能力模式)结合起来,构建综合性的研究范式,探究制约二语习得的综合性因素,拓展了二语习得的解释空间与提供了新的二语习得解释平台<sup>[4]</sup>。

Noveck & Sperber 构建了以社会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发展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为多学科研究取向

为实验语用学,这一综合性的研究范式涉及到语用感知与理解层面研究、语用产生层面研究、在线理解研究、反应时研究、眼动追踪研究、口头报告研究、语用能力发展的纵向研究、语用能力发展的横断研究、事件相关电位、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等,给我们提供一幅跨学科的、多维度的、多层面的研究范式<sup>[5]</sup>。Givón把文化、社会性及人际交流语用学置于神经-认知、生物适应、进化的语境中进行考察,建构语用学研究的综合范式,旨在“个人认知语用学”和“社会性及人际交流语用学”之间寻找“桥梁过渡原理”(the bridging principle),实现“外部现实的第一位框定(the first order framing)”、“自己心理的第二位框定”和“他人心理的第三位框定”有机地融合起来<sup>[21]</sup>。Goddard倡导民族语用学是以“目标-方法-实据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是以文化内嵌论(culture-internal)的观念来解释语言运用,即以说话人的共同价值取向、标准、优先顺序、各种设定而不是以语用学所设定的共性来做出解释<sup>[7]</sup>。

## 二、语用学跨学科性研究的意义

当前,语用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性越来越明显,所涉及到的许多课题都能构成当代语用学跨学科研究的制高点与重点,它拓宽了语用学研究的视野,拓展了语用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增强了语用学理论的解释力,还能扩大其应用范围,使之辐射到其他学科的研究之中。总的来说,这样一种跨学科性研究具有非常显著的意义和价值。

其一,从语用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来说,语用学跨学科性研究是对语用学传统研究范式“分相论”的超越<sup>[22]</sup>。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是一个跨学科发展对语用学进行渗透的世纪,跨学科性的烙印普遍存在于语用学的各个领域当中。跨学科性研究使语用学能够在英美学派分相论和欧洲大陆学派综观论之间建构起直接的桥梁,既消失了分相论固守于基本分析单元的困境,又为语用学走向社会、文化、认知和心理所形成的语用综观论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可能。可以说,语用学跨学科性研究的深刻意义在于它不仅内在反映和把握了当代跨学科发展的内在转变趋势,而且还丰富和展现了语用学研究范式演变的特征和内涵。

其二,从语用学方法论的视角来说,跨学科性研究为当代语用学引入了新的研究范式,开拓了语用学研究的新路向。跨学科性研究作为语用学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研究路向,成为了当

代语用学科学性内涵建构的合理趋向。20世纪末以来,语用学在对英美学派分相论的批判及其开拓性研究的背景基础上,充分认识到了语用学与语言学各分支学科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语用因素,它不仅需要与这些分支学科进行学科交叉性,同时它还需要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性研究,为当代语用学研究赋予了学科交叉研究的整体性与复合性。正是对语用学跨学科性的关注,使得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或对抗情绪的英美学派分相论和欧洲大陆学派综观论在方法论的问题上,在语用学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不再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是语用学跨学科性为它们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平台。这种跨学科性研究突破了传统单一性研究的局限性,使得研究范式超越了基本分析单元的限制而走向学科交叉性的整体性和融合性诉求,同时也将语用学所涉及到的社会、认知、文化、心理等因素联合起来,这就使得这种跨学科性研究体现了典型的后现代性特征。因此,这种跨学科性研究旨在为当代语用学的发展指出了可资借鉴的崭新路向,也形成了把握语用学方法论的新视角。

其三,语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为我国语用学的研究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语用学奠定了语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21世纪以来,语用学与相邻学科之间的跨学科性、交互性与融合性越来越明显,语用学研究的整体论思路已成为当代语用学的发展趋势<sup>[23]</sup>。我国语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起步相对比较晚,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于介绍与引进国外语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成果,如“语用学的多学科视角——Cummings新著《语用学》评介”<sup>[24]</sup>、“语用学研究的新取向——实验语用学研究”<sup>[25]</sup>、“语用学研究的新范式——《民族语用学》评介”<sup>[26]</sup>、“《博弈论和语用学》介评”<sup>[27]</sup>、“语用学研究的新领域——语篇语用学”<sup>[28]</sup>、“语用学与邻近学科的研究”<sup>[29]</sup>等;二是语用学跨学科性研究的显著成果。例如,钱冠连以汉语文化为背景建构起《汉语文化语用学》<sup>[30]</sup>,胡庚申以国际交流语境为基础建构起《国际交流语用学》<sup>[31]</sup>以及何自然主编的《认知语用学——言语交际的认知研究》<sup>[32]</sup>等。基于国内外语用学跨学科性研究的成果,我们能够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与更广阔的研究视角去考察语用学的本质,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方式,从而获得和交流这些跨学科性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因此,我们可以顺着跨学科发展的大趋势,依照这个趋势考虑我国语用学研究的战略问题,实实在在地推进我国语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打开我国语用学跨学科性

研究的新局面。

### 三、结语

综上所述,语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是当代语用学发展的时代趋势和内在要求。跨学科性是认识和把握当代语用学发展的方法和手段,超越了传统语用学分相论的单一性研究范式,走向当代语用学综观论的跨学科性研究范式。既然我们已经明白

从跨学科的角度来理解与把握语用学,那么我们就应当学会从跨学科性的角度来思考语用学中的跨学科性研究。可见,当代语用学新理论、新方法的建构,是一个跨科学性研究的过程,消解了分理论与综观论之间的对立性,把分相论与综观论在语用学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合理的学科交叉性联结,显示出语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所独有的价值和研究范式的完善性,这是当代语用学发展的一大进步。

#### 参考文献:

- [1] BLUTNER, R. Lexical Pragmatics [J]. Journal of Semantics, 1998 (15): 115-162.
- [2] HUANG, Y.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ragmatics[M]. Oxford: OUP, 2012.
- [3] 兰晶,罗迪江.作为方法论的界面研究[J].宜春学院学报,2015(2):96-100.
- [4] ROSE, K. & G. Kasper (eds.). Pragma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C]. Cambridge: CUP, 2001.
- [5] NOVECK, I. A. & D. Sperber. Experimental Pragmatics [C]. Palgrave, 2004.
- [6] PERKINS, M. R. Clinical pragmatics: an emergentist perspective[J]. Clinical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2005(5):363-366.
- [7] GODDARD, C. (ed.). Ethnopragsmatics: Understanding Discourse in Cultural Context[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6.
- [8] RECANATI, F. Truth-Conditional Pragmatics [M]. Oxford & NY: Clarendon press, 2010.
- [9] Kecskes, I.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A]. In J. Jackson (ed.). Pragmatics Reader [C].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10] ANDERSEN, G. Pragmatic Markers and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 [11] YUS, F. Cyberpragmatic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1.
- [12] SCHMID, H. J. Cognitive Pragmatics[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12.
- [13] LOCASTRO, V. Pragmatics for Language Educators: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M]. London: Routledge Press Company, 2012.
- [14] 王寅.新认知语用学——语言的认知-社会研究取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1):1-4.
- [15] 罗迪江,粟湘云.语用综观论视域下的商务英语培养模式探析[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6(1):100-103.
- [16] 罗迪江,景岫.语言表义功能驱动下的科技翻译模式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96-100.
- [17] ANDERSEN, G. & K. Aijmer. Pragmatics of Society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11.
- [18] CUMMINGS, L. Pragmatics: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9]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 1999.
- [20] 罗迪江,兰晶.语言适应论的方法论特征及其意义[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6-20.
- [21] GIVÓN, T. Context as Other Minds: The Pragmatics of Sociality,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5.
- [22] 罗迪江,兰晶.CAS理论视角下的语言适应论探析[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67-71.
- [23] 罗迪江,兰晶.论维索尔论“综观论转向”的实质[J].柳州师专学报,2014 (3):39-42.
- [24] 冉永平.语用学的多学科视角——Cummings新著《语用学》评介[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4):312-316.
- [25] 周榕,冉永平.语用学研究的新取向——实验语用学研究[J].外国语,2007(5):2-15.
- [26] 廖巧云.语用学研究的新范式——《民族语用学》评介[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5):477-479.
- [27] 吴炳章.《博弈论和语用学》介评[J].现代外语,2008(1):102-104.
- [28] 姜望琪,李寒冰.语用学研究的新领域——语篇语用学[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2(秋):61-67.
- [29] 何自然.语用学与邻近学科的研究[J].中国外语,2013(5):19-27.
- [30] 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 [31] 胡庚申.国际交流语用学——从实践到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 [32] 何自然.认知语用学——言语交际的认知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